

对决

两大家族之间的
恩怨争斗
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

历史的进程

History
吴军★著

历史的天空
姐妹篇

2010年最值得期待的抗战大戏
全国各电视台热播剧目

连奕名 杨若兮 王茜华 聂远 联袂出演
茅盾文学奖得主徐贵祥真情推荐



历史的进程

吴军

文化艺术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旧恨新仇.....	4
第二章	红杏和黄英.....	7
第三章	炎刘镇里的生死.....	10
第四章	土地庙祈福.....	12
第五章	夺地阴谋.....	15
第六章	割谷定输赢.....	19
第七章	壮汉麻楼.....	24
第八章	几家欢喜几家愁.....	27
第九章	银子姑娘.....	30
第十章	意乱情迷.....	33
第十一章	情为何物.....	37
第十二章	山雨欲来.....	40
第十三章	夜闯狼牙岭.....	43
第十四章	山中酣战.....	47
第十五章	心事谁知.....	50
第十六章	艰难抉择.....	52
第十七章	趁火打劫.....	55
第十八章	自卫队.....	58
第十九章	小炉匠.....	62
第二十章	祁春秋.....	65
第二十一章	毁地.....	69
第二十二章	生死劫.....	73
第二十三章	生离死别.....	76
第二十四章	山河淌血.....	80
第二十五章	沉沦.....	84
第二十六章	阴差阳错.....	87
第二十七章	丁镇长.....	90
第二十八章	寒冬酷刑.....	93
第二十九章	王二疯了.....	96
第三十章	粮食.....	100
第三十一章	祁家老三.....	104
第三十二章	新四军除奸队.....	107
第三十三章	全民抗战.....	112
第三十四章	真假代表.....	116
第三十五章	硝烟与鲜血.....	120
第三十六章	地下兵工厂.....	123

第三十七章	家人蒙难.....	126
第三十八章	生死之战.....	129
第三十九章	加入新四军.....	132
第四十章	教书先生.....	136
第四十一章	巧夺军粮.....	139
第四十二章	大义灭亲.....	144
第四十三章	大显身手.....	148
第四十四章	陈县鏖兵.....	151
第四十五章	战俘营.....	156
第四十六章	地道逃生.....	161
第四十七章	反攻大决战.....	165
第四十八章	悲喜交加.....	168
第四十九章	处决汉奸.....	171
第五十章	再陷囹圄.....	176
第五十一章	重回部队.....	180
第五十二章	解放区土改.....	183
第五十三章	决战炎刘镇.....	185
第五十四章	魂归大地.....	188

第一章 旧恨新仇

1911年的深秋，大地一片肃杀。湍急的大塘河从大别山深处蜿蜒而出，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处豁然开阔，将富饶的大平原一分为二。方圆百里最大的镇子——炎刘镇，静静地偎依着河岸而建。

阳光以及空气中弥漫的干稻草的香味让人沉醉，但是今天，镇上的老老少少没有一个人不面带恐慌之色，连平常满街乱窜的猫狗都躲在自家门里不敢出来。几个胆子大的后生趴在自己家的屋顶，屏着呼吸往镇子中心的石条大街上观望。

没人记得清这是丁家和祁家第几次为了争地而大打出手了。一场械斗刚刚在石条大街结束，光滑的石条上散落着带血的镰刀和铁叉。精疲力竭的双方用仅余的力气在收捡尸首和伤员，偶尔有叫骂声爆发，但又迅速沉落。

丁姓大当家丁寿田稳稳地坐在丁家大院堂屋正中，看着族人陆续回来，几具尸首蒙着白布顺次放在屋檐下。丁寿田见人群中没有了大儿子丁啸洪，心里一沉，但脸上仍不动声色。

人聚齐了，管家丁四皱着眉走到丁寿田跟前，欲言又止。丁寿田瞪了他一眼，丁四只好走上前去，在丁寿田耳边嘀咕了几句。还没等听完，丁寿田就抓起桌上的茶碗使劲往地上一摔，朝丁四喊道：“你带人到库里，有多少刀，都给我拿出来！今天跟他祁家了结了！”

丁家大儿子丁啸洪的死讯很快就在镇上传开了，更新鲜的是，丁啸洪的“根”让人给割了，这是当地最忌讳的事，因为长子若没了“根”，这家人就要断子绝孙了。祁家虽然死的人多，但凭这一点无疑已占上风。对丁寿田来说，这种有辱门第的事比儿子的死本身更严重，他要集结所有力量，跟祁家彻底打个输赢。

丁家大院里，空气中抖动着女人们压抑着的哭声。几十个汉子正大口喝酒。内室里，丁寿田正对十岁的小儿子丁啸天小声嘱咐着：“这次爹爹要拼了，要是有个闪失，你千万要藏起来，别忙着报仇。仇要报，不可不报，但根要先续上。你记住，香火和地就是丁家的命根子……”丁啸天咬着牙，一声不吭。

这时，丁四带着派到祁家周围探风的佃户走了进来。

“老爷，祁家怕了，上县里报官去了！”

“便宜不了他！给我备马，咱得走在他前头！”丁寿田怒道。

祁家和丁家对县衙都是轻车熟路，几乎同时到了县衙门口。怒气冲冲的双方一见县衙门口的景象都惊呆了。

几个衙役拖着剪散的辫子正忙着挂五色旗，身上的衣服也换了。丁寿田和祁家当家的祁正祥这两个死对头禁不住相视一愣。就在他们争斗不休的时候，大清国就这样没了。

丁祁两家是县里的大户，世代争斗，县太爷平常谁也不敢得罪，但改朝换代似乎也让他来了精神，他指着两位当家的鼻子直嚷嚷：“你们不要闹，要再闹，就先革了你们的命！”丁寿田虽然不服，但这改朝换代的大架势，似乎让人命也不值一提了，所以不知道如何是好，而祁正祥自然乐得暂且息了争斗，所以也不再去争辩。让他们都不痛快的是，二人都被县太爷“咔嚓”两声将拖了半辈子的辫子给剪了。

两家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回到了炎刘镇。世代累积的仇恨又暂时回到了等待爆发的平静之

中。

丁家大院里，处处白布黑幛，大少爷丁啸洪的丧事在悲愤中进行着。丁寿田独自一人坐在后院的槐树下。大儿子的死让他一下子感到了巨大的危机，丁家虽家大业大，但自己的近支稀少，如今膝下只剩下小儿子丁啸天，稍有差池，丁家的基业就算完了。想到这里，他急忙派人去唤丁啸天，以免不测。正在这时，管家丁四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

“老爷不好了，小少爷不见了！”

“啊？”丁寿田一听，正好刺中心事，一口热血上涌，天旋地转，昏倒过去……

满身泥土的丁啸天，怀里揣着镰刀，在夜色掩映下，一点点爬上了祁家大院的高墙。仇恨让这个瞬间变成家里独苗的十岁孩子浑身忽而火热，忽而冰凉。他的目光仔细搜寻着祁家老大祁春华的身影。

祁家上下虽然因让丁家老大断了“根”而颇有胜利感，但因此结下的新仇也更为强烈，丁家随时都可能来大规模火并，这让当家的祁正祥忧心忡忡。大儿子祁春华和二儿子祁春秋在一旁侍候，嘴上满不在乎，但心里都有些胆怯。

祁春华想来想去没有头绪，只好找管家来商量对策。他推开门，想直接到前院，但是转念一想，又回来在门边抄起一根棍子，迈着碎步向前走来。祁春华的脚刚一迈出，在影壁墙的影子才逗留了不过两秒钟，一把镰刀便直愣愣地向他下阴砍去，随着一声惨叫，祁春华重重地摔在地上。

丁啸天还没跑出几步远，闻声赶来的祁家人就七手八脚地将他抓住了。丁啸天也不挣扎，只是拼命向祁春华那里看去，借着灯光只见祁春华痛苦地捂着大腿，血流如注。丁啸天狠狠地一跺脚，恨自己没砍上祁春华的“根”。

祁春华一边惨叫一边大喊：“把这小兔崽子给我砍了！”

“慢！不行！”祁正祥闻声赶来，喝止众人，脸上现出一丝冷笑。要是杀了丁啸天，和丁家结下的仇怨更大，而将这根独苗控制在自己手上，那就有天大的好处。与此同时，他也为丁啸天的胆量暗自吃惊，自己的儿子真是愧不如人了。

“管家！安排一下，找人给丁家传个话，就说想要回儿子，就把河西那片地都转给我祁家，还得说明一点，是丁啸天自己找上门来的，这可不是我祁正祥欺负人，哼！”祁正祥一转身，连儿子的伤势都顾不上看就回屋了。几个壮汉掐着丁啸天的脖子，将他扔到了柴房里看管起来。

丁寿田慢慢地睁开眼睛，发现只有丁四在眼前。失去儿子的愤怒已经被新的失败消磨光了，他不知道应不应该怪小儿子，但是无论怎样，这个哑巴亏他丁家是吃定了。他再次闭上眼睛，缓缓地对着丁四说：“给他地！”

炎刘镇没人知道改朝换代意味着什么。在这熟悉的深秋时节，人们像往常那样生活着，关注着他们熟悉的丁祁两家。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和他們有关，但是和谁胜谁负无关，就连双方械斗死了人，人们也认为是天经地义。死人不过是他们下一次争斗的筹码而已。

丁啸天坐在祁家柴房的地上，双手被反绑在身后，两条壮汉在门口来回走动，不时向屋里张望。他双手火辣辣地疼，但没吭一声。灌满他全身的仇恨燃烧着，但又逐渐在单调的时光中熄灭。他毕竟只是十岁的孩子，他想念一切，包括爹爹，印象已经模糊的亲娘，他的堂弟，也是他的跟屁虫——丁文才，以及伺候他的小丫头红杏。泪水涌满眼眶，就像感情的洪水充满他的内心。但是，眼泪还没落下来，仇恨的火星又在莫名的大风中一下子腾成火焰，迅速灼热他的全身。他抬起右脚狠狠地踢了自己左腿一下，以此惩罚自己的软弱。

门开了，壮汉一把提起丁啸天向外走去。祁家的头面人物站成一排，看着这个满眼怒火的孩子，竟都有些说不清的愧疚。祁正祥把手一挥：“走！我看他姓丁的还有什么能耐！”

一行人向镇子北头的土地庙走来，这是丁祁两家可以见面的地方。祁正祥一边走一边想，势均力敌的两家如今终于由他占了上风，但他竟毫无得意之心，他给丁家种下的伤害已经化

成暗暗的恐惧，这股恐惧似乎像火一样，迅速烧毁了他目前的胜利。但是在现实中，他一定要延续这个胜利，支撑自己和祁家。

丁家的人早已经在土地庙等候了。庙里的道士小神仙在神像前的八仙桌旁侧坐着，不停用言语安抚着居中而坐的丁寿田。

丁寿田一眼看见了祁家人群里的丁啸天，怒火腾空而起，但脸上仍不动声色。

祁正祥大大咧咧地朝小神仙一拱手，一屁股坐在了丁寿田对面。丁寿田对管家一使眼色，管家把一张拟好的土地契约递了过来。丁寿田看也没看，一把抓起来朝祁正祥一摔：“先把我儿子放了！”

“哈哈！”祁正祥放声大笑，“现在可没有你说话的份儿了！”话音刚落，祁家壮汉已经将刀架在了丁啸天脖子上。

丁寿田气往上撞，但看着自己仅剩的小儿子，只好一言不发。

祁正祥更加得意了：“我们两家都靠着地立足，但是炎刘镇的地，迟早都是我们祁家的！哈哈！”

这时，丁啸天突然嚷道：“爹，跟他们拼了！我今天就是死，也不能给他们地！”说完，丁啸天把脖子猛地往壮汉的刀口上撞。丁寿田一声惊呼，壮汉本不准备杀人，又知道丁啸天若死了，地肯定要不成，所以情急之下也猛地向后退。祁正祥大惊，他知道丁啸天一死，丁家肯定拼命，实非自己所愿，因此也急得站了起来。当人们注意力转向丁啸天时，丁四一个箭步冲上去，把刀架在了祁正祥脖子上。祁家大儿子祁春华见出手已晚，只好一把扯过丁啸天，狠狠掐住脖子。局势瞬间变化，众人来不及反应，竟有好几秒钟鸦雀无声，在一旁做和事佬的小神仙也惊得张大了嘴巴。

“哈哈！”丁寿田狂笑起来。

被刀架脖子的祁正祥面如土灰，一时无言以对。

丁寿田瞪着祁春华说：“儿子我不要了！不知道你还不要你老子？”

祁家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如何是好。祁春华心如乱麻，渐渐松开了掐住丁啸天的手。

丁寿田见祁春华胆怯，便朝丁四喊道：“四儿，动手吧，儿子我不要了，咱跟他换这一条命！”

“慢！”祁春华喊道。他心想，老爹的命可不能丢，否则祁家可真要一败涂地了，他丁寿田倒是豁得出一个小孩子的命！想到这里，祁春华沮丧地说：“你放了我爹，开个条件。”祁正祥看着儿子，无奈地摇摇头，他可没有丁啸天那股疯劲儿。

丁寿田抓起那张契约，“我也要地，而且，”他瞅了一眼小神仙，“以后土地庙由我丁家主祭。”在炎刘镇，土地庙作为民间权力的象征，一直是丁祁两家轮流主祭，这样一来，实际上是让祁家承认丁家是炎刘镇的领袖了。

祁春华看看老爹，心想丁寿田不求偿丁啸天的命了，对祁家实在是大便宜，就算输一块地，也算和丁家平分秋色，所以准备答应。祁正祥看着大儿子，心知肚明，也只好点头。

丁啸天甩开祁春华的手，快步走到父亲身边。丁寿田一手抓住儿子，一手扶起已经瘫在地上的小神仙：“小神仙，还得你作保啊！哈哈！”

小神仙哆嗦着向祁春华望去，心想，这回炎刘镇总算能平静几年了。

第二章 红杏和黄英

炽热的阳光照耀着金黄的麦田。红杏微垂着头，任凭丁啸天看着她绯红的脸。丁啸天猛地握住她的双手，朝她散发着香气的身体扑去……

炎刘镇还是炎刘镇，大塘河依旧滋润着大山和平原。人们说不清中华民国究竟带来了什么，最能让人感受到的变化是，镇上的人有好多正在加速地老去。

丁祁这两家死敌已经多年没有械斗了。仇恨虽然像坚冰一样藏在每个人的内心，但比起让人应接不暇的世道变化，又显得那么过时和没有意义。

丁寿田老了。他知道自己的老对头祁正祥也已风雨飘摇，不过祁正祥近年又得了一个小儿子祁春牧，祁家人丁兴旺，这让土地庙相会以来一直占据上风的丁寿田颇为忧虑。小儿子丁啸天已经十七了，自从在祁家显了威风，愈加霸道顽劣。不老实读书倒是小事，只是丁啸天一直和丫头红杏纠缠，不肯娶亲，让丁寿田愁恼万分。他老丁家要是娶了丫头做太太，岂不是让外人笑掉大牙？

丁啸天虽然没读过几天书，但是颇爱给人题匾，不到几年的工夫，炎刘镇前前后后有半条街的商户都换成了署名“啸天”的牌匾，有的是巴结丁家，更多的则是慑于丁啸天的霸道，不得不为之。丁啸天的堂弟兼伴读丁文才一看到匾上那些歪扭的字迹就不禁哑然失笑，但是这个哥哥虽然霸道，对自己实在是爱护有加。丁文才的家人已在丁祁两家械斗中身亡，所以丁寿田特别把从祁家赢来的地放在了丁文才的名下。

这一天，丁文才刚走进丁家大院的内院，见哥哥的相好红杏正捂着脸从侧门恋恋不舍地离开，再往堂屋一看，当家的丁寿田正危坐在太师椅上，一言不发。丁文才一猜便知情由，赶紧撒腿就跑，向丁啸天报信去。

红杏挚爱着丁啸天，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丁啸天，但是她也知道，这丁家门里容不下她这个丫头，迟早有这个了断。丁寿田给了她一笔钱，让她远远离开丁啸天。她虽然不舍，但是根本不知道自己能有什么力量去争取她的幸福。

她悻悻地来到大塘河边，看着宽阔的河水发呆。丁啸天是她的一切，但是现在她一切都没有了。她想就这样死了，但又盼望丁啸天能像天神那样出现在她面前，用强壮的臂膀带她远走高飞。不过这幻想终究是幻想，像天上灿烂的云朵，很快就随风消散了。

突然，岸边的芦苇丛里人影一晃，一个男人一把抓住了红杏的胳膊。红杏回头一看，一张狞笑的脸正对着她，正是丁啸天的死敌祁春华。

祁春华当年被丁啸天砍伤后就成了瘸子，他一心要报这一刀之仇，但既能报仇又让仇家抓不住把柄，谈何容易呢？可巧今天他正在大塘河边闲逛，远远地看见红杏站在河边，于是悄悄潜到跟前。他素来知道丁家的家事，今天一看便知道了个八九分，心想这回可让我逮着机会了，我祁老大让你丁啸天哭都找不着门！

红杏一见祁春华便大惊失色，心想自己已被赶出丁家，如今要是落在心上人仇家手里，对丁啸天真是奇耻大辱了。于是一狠心，猛地抓住祁春华腕子，张口便咬。祁春华没有防备，“哎哟”一声松开了红杏。红杏一咬牙，一头扎进了大塘河中。

祁春华一想糟糕，进退两难。正在犹豫之时，一块石头冷不丁地飞过来，正打在祁春华的瘸腿上，随着石头而来的正是丁啸天。

丁啸天也顾不上和祁春华计较，一个猛子扎到了河里去救红杏，跟着追来的丁文才焦急地在岸上看着。

红杏在水中一仰一沉，冰凉的河水紧紧抓住她的身子。忽然，自己被一只大手有力地托起，睁眼一看，正是心上人丁啸天。红杏狠狠抓住丁啸天的胳膊，也顾不上是在水里，一下子放声大哭。

丁啸天抱着浑身发抖的红杏一步一步走回了丁家大院。丁寿田没想到红杏竟去寻死，早已心生愧疚，但看着儿子这样痴心，不知道何时才能成器，心里又不禁大怒，他对着浑身湿漉漉的丁啸天喝道：“丁家的面子要让你丢光了！”

“爹！”丁啸天大叫一声，“红杏都……都怀上了！”

“什么？”丁寿田大惊。他日夜都在想丁家的香火，想着大儿子那断了“根”，但偏偏现实又这样嘲讽似的出现在他的眼前。他一时语塞，握着拐杖的手禁不住瑟瑟发抖。

红杏最终还是因为溺水流产了，但也终于当上了丁家的少奶奶。

炎刘镇的又一个秋天到来了。

一种巨大的不安逐渐笼罩在每个人心头。虽然还是中华民国，但城里的大帅已经换了好几个，每一个都很看重炎刘镇这一带的粮食，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紧。与此同时，山里的土匪也越来越多，就连丁祁两家都已遭过袭扰。

丁寿田在儿子成婚的那一刻就决定把所有的家业都交给他了。丁啸天依旧霸道，但国家的动荡和土匪横行带来的不安让他隐约意识到，这个让他自豪的炎刘镇，实在是太小，似乎一阵风暴就能卷走所有人。土匪的横行也让镇上的人对丁家这个领袖颇有期待，如果丁啸天不能拿出真本事来，丁家的威信也许很快就不能维持了。

红杏流产后很长时间都怀不上了，但也许是丁寿田日夜祷告感动了神灵，这年春天红杏终于有喜了。即将成为父亲，更让丁啸天这个顽劣少爷感到了几分责任。他悄悄派人到山外买了几支枪，把最心腹的几个家丁召集在一块儿训练，以便应付土匪，提高自己在炎刘镇的底气。

祁家大院里，瘸腿的祁春华和二弟祁春秋正服侍着老爹祁正祥吃药，只有七岁的老三祁春牧来回穿梭玩耍。祁正祥一阵剧烈的咳嗽之后，朝老二祁春秋摆了摆手说：“老二啊，你要到广东投军校的事，爹想通了，这个世道变了，咱老祁家要想出人头地，压住丁家，就得有点儿硬的！”说完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祁春秋面色沉重，但对老爹同意自己投军感到十分兴奋。祁春秋也早就看透了世道，只有当个大军官，才能自保，并且出一出憋了多少年的恶气。

祁春华传下话去，要大摆宴席，给二少爷送行。

祁家二少爷要当军官的消息很快就在炎刘镇传遍了。丁啸天听完丁四的报告止不住哈哈大笑：“哼！不就当个兵吗？至于这么传扬？他当的兵再大，我丁啸天也不怕他！”话虽这样说，但祁家老二这种要强的劲头还是对他有所触动。他考虑再三，觉得不能让祁家压住自己的风头，想来想去，他决定在堂弟丁文才身上做做文章。

丁文才生性文弱，但读书很好，一直向往城里洋人的做派。丁啸天决定投其所好，自己花钱让他出洋留学，回来之后万一出人头地，老丁家就更有面子了。丁文才自然欢呼雀跃，丁啸天为了和祁家一争高下，决定抢在祁家前面送丁文才去留学。

土地庙里，小神仙主持祭礼，丁啸天和丁文才兄弟向土地爷行三跪九叩大礼，丁寿田站在一旁监礼。儿子最近这些举动都是他意想不到的，他彻底意识到，自己这个霸道儿子确实是个人物了。

丁啸天带着丁文才拜别父亲，带着几个家人来到大塘河的渡口，丁文才要在这里乘船，一直到省城，再转道上海出洋。

丁啸天望着滔滔的大塘河水，再看看兴奋的丁文才，心中竟油然而生悲凉，但很快想到又压了祁家一头以及将来丁家的繁盛，不禁洋洋得意起来。

正在这时，一艘大船从上游缓缓驶来，几排大红灯笼高挂在船舷上方，几个身穿大红喜

袍的人站在船头，一看排场就知道是大户人家的送亲船。大船慢慢靠近渡口下锚，看来要在炎刘镇补充给养。船还未停稳，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岸边浓密的芦苇丛里窜出几十号壮汉，手拿短枪，迅速冲上了大船。转瞬之间，枪声大作，船上人纷纷仆倒在地。

“不好！”丁啸天大叫，“土匪都抢到这里来了！”

“少爷！咱这几个人，别管了！”丁四抓住丁啸天央求道。

“放屁！”丁啸天大喝一声，从腰间将小盒子枪掏了出来，迅速向大船冲去。丁四只好带着几个家丁跟了上去。

土匪没料到背后竟有人偷袭，几个壮汉很快被丁啸天应声撂倒。丁啸天翻腾挪跃上了大船，几名家丁也连连放枪。土匪大乱，放下船上的人，转身向丁啸天扑来。几阵枪声过后，丁啸天和几名家丁枪声渐稀，子弹眼看就要耗尽，丁四在船下心急如焚。正在这时，一对骑兵从远处疾驰而来，转眼之间来到岸边，向船上猛烈射击。土匪见势不好，马上泅水撤退。丁啸天一下子又来了精神，举枪向水中射击，几名土匪立时毙命，尸体渐渐浮出水面。

丁四指挥着几个家人把跳板搭上大船，一个高个子、目光炯炯有神的军官登上了大船。

“哪部分的军爷？来的真是时候啊！”丁啸天豪爽地叫道。

“壮士身手不凡啊！快看看船上人怎样了。”军官见丁啸天大大咧咧，心中也颇为佩服，“我是北伐军的邱留全，盯这伙土匪有段时间了，他们胆大包天，竟敢到这里截船。”

丁啸天和邱留全各自提着枪到船上搜寻，船上的水手都已毙命，几个船主模样的人也已倒在血泊中。

“这是送亲船，看看舱里面！”丁啸天说道。

众人迈步进舱，只见舱里有用红布门帘挡住的一个小间。丁啸天大步上前，伸手一撩门帘——

新娘子用惊恐的眼神望着这一群人，而她的美貌让几十个老爷们儿都惊得说不出话来。

第三章 炎刘镇里的生死

黄英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一生会在这短短的一个时辰内发生彻底的变化。命运似乎是硬生生地把她送到了炎刘镇，送到了丁啸天身边。

在一阵枪声和惨叫之后，她知道自己的新婚丈夫、自己的族人和婆家的族人已经彻底失去了，而自己的美貌似乎也只是让将来的命运更为悲惨。在丁啸天撩开门帘的一刹那，她的惊恐却被一股没来由的像阳光一样的力量冲散了。

“这是哪家的新娘子啊？我是炎刘镇丁啸天，土匪都跑了。”丁啸天乐呵呵地看着这个让身边人都惊呆了的女人。

这个声音那么痞气，但又那么温暖。内心的几次快速转折，让黄英天旋地转，一头扎倒在红色的帷帐边。

丁啸天和邱留全带着家丁、士兵搜寻整条船，只有一个半大孩子还活着，但竟是一个偏头偏脑的哑巴。丁啸天命人把整条船封存报官，黄英和哑巴则带回丁家大院安置。

丁啸天第一次看到邱留全这样的军官，加上邱留全及时赶来，等于也是救了自己一命，心中更是敬佩。

“邱大哥！到我们镇上吧，你兄弟别的不行，在这个镇上那可是说一不二的，只要你提出来，没有我丁啸天办不到的！”

“丁兄弟，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不过我们要赶着到前方打仗，就不到镇上了，以后有的是麻烦你的时候！”邱留全也十分爱惜这个霸气、豪爽的汉子，心想这样的人以后肯定用得上，便把土匪遗落的枪支都交给了丁啸天。

一直在一旁观战的丁文才也被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彻底闹懵了，他对自己这个霸道堂兄更加敬佩，但也因身处事外而感到落寞。在胜利的气氛中，他悻悻地离开了炎刘镇，独自踏上了留洋的路。

丁啸天击退土匪的消息迅速在全镇传遍了。老百姓平日虽多怨恨丁啸天的霸道，但知道了这个消息后都对丁啸天另眼相看。镇上人蜂拥而至，围住丁啸天齐声夸赞。丁啸天见自己受到镇上人的真心拥护，俨然已是所有人的救星和大英雄，心里早已飘飘然，招呼众人一起到酒楼喝酒庆功。

炎刘镇最大的酒楼——洪福酒楼的大厅里，丁啸天被围坐在中间，众人推杯换盏，极尽吹捧之能事。丁啸天也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喧哗的笑声和烧酒让他身体轻浮，几乎漂浮在众人之上。他努力想把自己控制住，但越是控制，烧酒的力量就越强烈，他就像一片树叶，马上就要被兴奋的风吹倒了。

“少爷！”从门外传来的一声大喊把大厅里的声浪顿时压了下去。

丁啸天睁开醉眼看着来人，正是二管家丁顺。丁顺欲言又止，看着满堂的外人，着急地向丁啸天招手。丁啸天一把抓过丁顺来，喊道：“怎么了？快说！”

丁顺无奈之下，只好把嘴凑到丁啸天耳边：“少爷，少奶奶难产，老爷叫您赶紧回去！”

丁啸天听完这句话，脑袋嗡的一声，酒醒了大半，他腾的一下站了起来，也不管众人如何惊愕，疯了似的向丁家大院跑去。

丁家的少奶奶红杏偏偏在今天要生了。丁老爷子丁寿田听说儿媳要生，心花怒放，但很快又传来红杏难产，小命危在旦夕的消息，让他的心一下子又凉了下來。偏偏这时，儿子丁啸天又派人送来了劫后余生的寡妇黄英和小哑巴，让他更是怒气冲天，连忙派人去找丁啸天。

丁啸天在丁顺的搀扶下踉踉跄跄地跑回了丁家大院，丁寿田已听说儿子大战土匪的事情，但心头的怒气仍是难消，不过他已顾不上教训儿子，用手一指后院，怒斥道：“还不快去！红杏就等着看你一面了！”

丁啸天几步踏进自己的卧房，围在床边的众人慌忙闪开。只见红杏的眼睛拼命地睁着，一个哭泣的婴儿被奶妈抱着，守在床角。

“少爷，您可回来了，少奶奶等着您呢……”一边的仆人说道。

红杏用力将身体往上一挺，用尽全身的力气说道：“啸天，我对不起你，没给丁家生个男——丁——”

丁啸天抓住红杏的手，一股热泪从他的眼眶中奔涌而出，人生中那不可抗拒的失败就这样在喜悦之后击垮了他的内心。他紧紧抱住红杏，一行泪水从红杏的眼角流出来，混合着爱和歉疚的心停止了跳动。屋里哭声一片，丁啸天女儿的哭声高昂而无助地高踞在众人的哭声之上。

丁寿田静静地站在门外，他感觉那个一直在困扰着他的诅咒终于爆发了，也许丁家的“根”真的要断了？

丁啸天打退土匪的消息让祁家上上下下一下子没了神气，那股准备送祁春秋从军的热闹劲儿像被一盆冷水浇得无影无踪。

祁春华拖着瘸腿在堂屋里走来走去。管家站在门边，想请示钱行的晚宴还要不要办，但看这情形，一直不敢开口。祁春秋望着已经备好的行囊，呆呆地坐在椅子上。

祁老爷子还不知道消息，这时正哄着小儿子祁春牧在后堂玩耍。经过多年的变故，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争强好胜的祁正祥了。

“大少爷，二少爷。”一个心腹家丁边喊边从前院走来。

“什么事？”祁春华一惊，在这个时候他最怕又有什么新的事情来打击他的心气儿了。

“您猜怎么着？丁啸天刚回到家，他老婆就死了！生的还是个丫头片子！”家丁眉飞色舞地说道。

祁春华眼前一亮，顿时来了精神：“哈哈，老天有眼啊，让他丁啸天狂！传我的话，今天的钱行宴照办，好好地办！哈哈！”

坐在一旁的祁春秋一动不动，脸上的表情丝毫没变，缓缓地说道：“丁啸天就算再倒霉，我们还是不如人家，有什么好高兴的？”

这是丁家又一次为年轻人办丧事了。丁啸天的得与失成了镇上持续的话题。丁祁两家士气的消长只停留在人们的内心里，表面上看，炎刘镇还是炎刘镇，延续着已历千年的生活。

黄英带着哑巴悄悄离开了丁家。哑巴是她从小带大的孤儿，如今已是她唯一的亲人。她知道在这个时候，她的存在对自己的救命恩人丁啸天是一件尴尬的事情。好在丁啸天把船上的金银都带下来交给了她，让她能从容度日。她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是一种冥冥中的力量在劝慰她，让她远离以前的一切，留在炎刘镇。

第四章 土地庙祈福

土地神在中国神话里是个最底层的小仙，但历来很受重视，各地都有供奉，因为中国人很务实，万灵万物要靠地来养活呢，不给土地爷点儿好处像话吗？不过，像炎刘镇这样给土地爷和土地奶奶老两口住三开三进的大院子，彩绘壁画，木雕神像，过几年就刷金涂银的估计还真不多。这是丁祁两家多年来争先恐后讨好土地爷的结果，一是祈求土地爷降福给自己，二是在镇上人面前显示自己的财力。土地庙的住持小神仙也因此得以在丁祁两家皆受了多年的好处。

斗转星移，时间已经来到了一九三七年的立秋。

炎刘镇的土地庙门口，几个孩子拍手唱着不知从哪朝哪代传下来的《节气歌》：

西园梅放立秋先，炎刘霄光雨水连。

惊蛰初交河跃鲤，春分蝴蝶梦花间。

清明时放风筝误，谷雨婆婆好养蚕。

.....

孩子们身后，庙门前高大的楹柱上，两列黑底金字放着光，写的是：

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不用说，这又是丁家大少爷丁啸天的手笔了。这副对联虽说颇有才情，但安在庙门前实在是不伦不类，但小神仙又怎敢在丁啸天面前稍有不满？祁家人每当看到这对联就气不打一处来，但因为丁家当年占了上风，拥有土地庙的主祭权，这些年丁啸天的势力又越来越强，祁家人也只好忍受。

立秋是炎刘镇一年中对土地爷的四次大祭之一。庙前的人越聚越多，十里八乡的小贩都赶来做买卖，人们都在等待着丁家的人前来主持祭祀。而过去这些年，因丁寿田年迈，丁啸天已经是当仁不让的人选。

将近正午了，丁啸天迟迟没有现身，人们都有些焦躁，喧哗声越来越大。正在这时，大道上由远及近，一支浩浩荡荡的马队奔驰而来，为首的一个人身穿绸袍，不停地甩响马鞭，正是丁啸天。

这时的丁啸天已经是县里的侦缉队副队长了，这是在丁寿田的再三动员下拿钱捐的一个官，虽没有什么实权，但已足够让镇上人羡慕，更让祁家上下感到压力。不过，官身毕竟不自由，每月都得到县里点卯，这让生性放浪的丁啸天很不自在。好在县太爷因为拿了钱的缘故，也总是睁一眼闭一眼，同僚又多受丁啸天的酒饭招待，无不为之敷衍。

这天，丁啸天从县里办差回来，为了赶上祭祀，一路狂奔。庙前的人群迅速闪开一个通道让丁啸天的马队通过。丁啸天来到庙门前，从马上一翻而下，大踏步就往里走。这时，丁四从一旁来到跟前，怀里抱着丁啸天已经四岁的女儿丁秀秀。丁四脸上带着一丝无奈的微笑，说：“少爷，大小姐非要来找您！”

“哈哈！我的小心肝儿，”丁啸天一脸欢快地瞅着自己可爱的女儿，“你等着，爸爸这就回来跟你玩儿！”

“少爷，文才少爷从东洋回来了！”丁四说。

“好啊！”丁啸天眼前一亮，“马上叫他来，我看看这东洋回来的变成啥鬼子样儿了！”

“叫了，可是他不来，他愣说咱祭祀这土地爷是胡闹……”丁四委屈地说道。

“放屁！他懂什么？算了，等我回去教训他。”丁啸天一扭头向大殿走去。

小神仙一看丁啸天已经来了，马上开始祭礼。他走到大殿门外，对人群高声道：“土生五行，地长万物，土地乃环宇之本。今逢立秋，我炎刘父老共祭土地真神，请主祭人丁啸天先生！”

话音刚落，丁啸天迈步向前，向土地爷行三跪九叩大礼，人群跟着齐刷刷跪倒施礼。行完礼，丁啸天转身向人群大声喊道：“炎刘镇的乡亲们！今天祭拜土地后，我丁家门前放粥、布米，望大家赏光啊！”

这可是丁啸天临时想起的主意，丁四在一旁不由得一乍舌，但少爷话一出口，他也只好照办。阶下的人群听完，先是一愣，然后马上爆发出喝彩声。大家知道丁啸天向来说到做到，所以有些反应快的人已经撒腿就往家跑，去拿盛粮食的器具。

这时，人群又自动闪开一条道，一行人簇拥着一辆马车来到庙前，为首的坐着二人抬的敞帘轿子，颤颤悠悠，正是祁家的大少爷祁春华。

自从丁家主祭以来，祁家为了避开丁家的风头，每次都晚来一阵。今年，祁老爷子祁正祥一定要拖着病体亲自前来，祁春华因此特意多带了家丁，以备不测。

坐在马车上的祁正祥看见外面人群嘈杂推挤，又突然乱往镇子里跑，心里不禁纳闷儿，赶紧问道：“外面这是怎么了？”

祁春华从轿上下来，凑到马车前说道：“爹，没什么，姓丁的又在收买人心呢！”

祁正祥听完大怒，转而又长叹一声，对着身边的两个儿子说：“当年指望老二当个军官，回来给咱们出气，谁想到现在连个音信都没有了，都不知道死活。你们两个啊，什么时候再长点儿出息！”

祁春华狠狠地一攥拳头：“哼，爹您放心，这口气我肯定给您出！”

丁啸天一见祁家人来了，心里一阵不屑，他大大咧咧走到祁春华跟前，大声道：“哎哟！祁家嫡老大来了？这上香讲究个起早，跟种地是一个道理，像你这样磨磨蹭蹭，说实话，你真是连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哈哈哈！”

祁春华大怒，伸手就往丁啸天脸上拍去。丁啸天也不躲闪，左手一把抓住祁春华的腕子，右手熟练地把枪掏了出来，拿枪往祁春华眼前一晃：“姓祁的，跟我耍横，你得掂掂分量，哼！”祁春华将手一抽，脸上不禁黯然，他心想，自己怎么就这么怕丁啸天呢？一旁的祁春牧满脸怒容，祁正祥在马车上见儿子如此委顿，一阵怒火攻心，“哇”的一声，一口鲜血喷涌而出，祁家兄弟赶紧上前照顾。丁啸天微微一笑，迈着大步扬长而去。

丁啸天没有回家，直接来到了镇子中心的老洪福酒店。这个酒店已经在三年前改名为“聚英酒店”，老板就是丁啸天救回来的寡妇黄英。

黄英再也没有回到娘家，而婆家对她来说更是无底的黑洞，好在丁啸天四面张罗，把她留在了炎刘镇，又帮她盘下了酒店以供生计。镇上人无不议论，说丁啸天和这漂亮寡妇通奸，不过丁啸天不以为意，三天两头醉倒在聚英酒店，黄英则每次都派人把丁啸天送回丁家。她暗暗隐藏着自己日渐增长的痴情，幻想丁啸天真心迎娶自己过门的那一天，但丁啸天在红杏过世后一直心气消沉，对黄英虽热情相帮，却从不逾矩，两人就在这种默默的僵持中日复一日。

丁寿田想要孙子的心却一天天增强了，他察觉了黄英对儿子的一片情意，但他决不能忍受儿子娶这样一个貌美如花的寡妇入门，他预感到这是一个足以让丁家毁灭的灾星……

黄英见丁啸天就要进来，马上转回内室，对着镜子迅速整理了一下发髻，然后笑盈盈地出来。“丁大少爷回来了？”黄英用克制的眼神看着眼前的汉子。

丁啸天看着这个让镇上男人垂涎三尺的女人，心里一阵得意。黄英身穿一身淡红色旗袍，温润如玉的小臂微弯在腰间，未曾开口，那白润的脸上便浮出温暖的笑容，让每个男人都顿时酥软。丁啸天有时真想一把抱住她，亲着那水嫩的脸蛋儿，诉说那自红杏死后一直无人能

解的心头事，但总是有一股力量在拉住他，让他和黄英保持距离。他说不清楚自己是否真的爱黄英，但是觉得如果自己娶了黄英，那不就和土匪没啥两样了？但是不管怎样，黄英已经像一个朋友，一个他生命中最好的密友，帮助他料理很多事情，愿意听他诉说离情。他愿意到黄英这里喝个酩酊大醉，享受那温暖的照料。他也知道，凭自己的影响，只要他常来，镇上人就没人敢欺负黄英，所以，这几年丁啸天十天倒有八天是在黄英的酒楼度过的。

黄英一边给丁啸天打扫身上的灰尘，一边朝厨房使眼色，做丁啸天喜欢的菜上来。那个僵头倔脑的小哑巴，已经成了一个壮实的小厨子。

“丁大少爷，听说您又和祁家打起来了？”黄英略带不安地问道。

“哼，姓祁的跟我斗，能有什么好下场？”丁啸天撇了撇嘴。

“你和他们祁家老是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黄英缓缓地说。

“哎哟！对了！差点儿忘了，”丁啸天一拍脑袋，把手下从旁边招呼过来，“快去丁家大院，把老爷子请过来，再把你文才少爷请过来，他从东洋回来了，咱们好好欢迎欢迎！”

丁文才走后，他名下的那块丁家赢来的地都是丁啸天帮着打理，如今丁文才回来了，丁啸天要先把代收的地租账算清，当然，他更想看看自己这个从东洋回来的堂弟长成啥样子了。

第五章 夺地阴谋

丁寿田安坐在聚英酒店头号雅间的正座上闭目养神，儿子这几年的长进让他颇感自豪，但随着岁数越来越大，他觉得似乎丁祁两家的恩怨终须有个了结。不过奈何这么多年累积的仇怨，除了静观其变外，自己已经不能对整个形势有任何改变了。

从东洋回来的丁文才让丁寿田非常看不惯。这个当年跟在儿子后头唯唯诺诺的孩子，如今已经是一副让他难以理解的洋做派，对他这个伯父虽依然尊敬，但从骨子里透出一股愤世嫉俗的劲儿。丁寿田不知道这个侄子将来是否能帮着儿子光大门庭，但至少现在看起来，他除了会捣鼓一些新鲜洋玩意儿之外，胸中似乎没有什么大志。

酒过三巡，丁啸天看了看父亲，然后对丁文才说道：“兄弟啊，你走这几年啊，家里有你哥哥顶着，旁人没人敢不听咱丁家的，呵呵。”

“家里的事情，自然是哥哥您看着办。”丁文才微侧过头，潇洒地吐了一个烟圈，缓缓地，多少带点儿冷漠地说道。他的眼神一有机会就悄悄地瞄向门外，捕捉着老板娘黄英的身影。

丁啸天不明白这个弟弟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但心里老大不高兴，他向身后的丁四一摆手：“拿上来！”

丁四打开一个布包，将一大本账簿铺在桌子上。

“兄弟啊，哥哥给你打理河西那一大片地也好几年了，咱们亲兄弟明算账，地里收了多少租子，你过过数吧！”丁啸天拉着脸说道。

丁文才眼里微微一亮。这一大片地是当年丁家从祁家手里硬夺过来的，但丁啸天全归在他丁文才名下，镇上的人无不艳羡，也赞叹丁啸天的豪爽。他接过账本，把金丝边的眼镜往上一推，一笔一笔地核算起来。

丁啸天从心里哼了一声，心想，这么多年就从东洋鬼子那里学了这么点儿出息回来？脸上不禁露出鄙夷的神色。

丁寿田对儿子的心思是心知肚明，但是家里的事情早已交给儿子，自己已经懒得过问，他只关心丁家到底还能不能有后。门外边，老板娘黄英正麻利地指挥伙计上菜，那股泼辣劲儿倒是让他觉得她适合当自己的儿媳，但是要让他亲自去劝儿子娶这样一个挂在镇上人嘴边的小寡妇，还真是张不开嘴。

丁家大院门口，人群熙熙攘攘，排着歪歪扭扭的长队领丁家赏的粮食。这个景象吸引住了一个戴墨镜的人的注意。他高个子，一身商人打扮，坐在丁家斜对门的药店大堂里，两个随从面无表情，静立在他的身后。

“这位先生，您的药配齐了！”药店掌柜的指着地上几大包药，“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人一下子买这么多外伤药呢。我多嘴问一句，您是哪一行发财的啊？”

戴墨镜的人微微一笑：“发财倒是没有，兄弟是码头上的，那儿的弟兄每天少不了磕磕碰碰，这些药都用得着！”

掌柜的连忙点头称是，这桩大买卖足够他平常一个月的收入了。这时，一个药店伙计一阵风似的冲了进来，抓起一个袋子就往外跑。掌柜的怒道：“你小子风风火火的干什么呢你！”

那伙计头也不回地喊了一句：“丁家放粮了！我给我娘领粮去。”话没说完，便迅速消失在门外的人流中。

掌柜的也不计较，只是摇了摇头：“丁啸天又在邀买人心了。”

戴墨镜的人嘴角又是微微一笑：“丁啸天？”

掌柜的答道：“可不！丁家少爷，在县城做官儿呢。这不今天刚回来，立秋祭拜土地爷高兴了，嘴角一撇就给老百姓赏粮了。”

戴墨镜的人说道：“放粮给老百姓终归是好事儿。”

掌柜的摇了摇头：“唉，您不知道，他要是霸道起来啊……”掌柜的指了指身后的牌匾，三个歪歪扭扭的字“宝福堂”镶在正中。

“不挂都不行！霸道着呢！”掌柜的小声说道。他忽然意识到什么，瞪着眼睛对戴着墨镜的人说道：“您可得注意，在这镇子上吃山珍喝花酒都没问题，可千万别招惹丁家和祁家的人。”

那人谢过掌柜，命随从带着药材出了门，身边不停闪过抢着领粮食的人。他边走边细听人群中的议论。

“这丁家就是比祁家强……十斤粮食虽然不多，也能填补填补……”

“什么强不强的，我看都一样！交租子的时候你少交点儿试试。”

“你们懂什么？这叫刘备摔孩子——邀买人心！”

“管他是不是摔孩子呢，反正摔的不是我家孩子。他要是真摔出个金娃娃，咱就接着！”

人群里一阵哄笑，戴墨镜的人和随从渐渐走远了。

一个穿破旧外衣的女人背着一包粮食，红着脸从丁家方向走来，说是走，还不如说是小跑。女人一头扎进一条巷子，在一个破败得已经没有门板的院前停下，前脚刚踏进门，又猛地缩回来，回头一看，见没人跟来，才放心地走进门。

一个汉子正躺在光秃秃的炕上，他衣衫破旧，但看得出洗得很干净。

“媳妇回来了？我睡一觉，睡着了就不饿了。”汉子瞅了瞅女人。

女人满脸心事，但眼角露出一丝喜悦。

“那哪儿行啊，你还要出去求人家祁家少爷呢，眼看就有活儿可干了，不吃饱怎么行啊，我一个妇道人家少吃一顿怕什么的。”女人用爱惜的眼神看着丈夫。她悄悄地靠近汉子，小声说道：“今天丁家放粮，你猜怎么着？呵呵，我去了两回，反正他们也不认识我……领了二十斤……”

汉子一翻身坐了起来，眼前一亮，一把搂住女人，叫道：“好！我麻楼的媳妇就是能耐……呵呵……赶紧做饭，吃完了再去求求祁大少爷。”

麻楼的祖上世代是祁家的佃户。麻楼本人则是祁家土地上最能干的汉子，但是因为麻楼被抓壮丁去充军多年，租下的地早已被祁家收回，今年逃出军队的麻楼已经是一贫如洗了。他求过祁家大少爷祁春华多次，但祁春华怕有人追究自己私藏逃兵，一直不肯答应租给麻楼地种。

吃完几个月来第一次饱饭的麻楼又一次来到了祁家大院门前，他哈着腰，嬉皮笑脸地应付着祁家大门里那些家丁的挖苦，就等着祁春华出来，就算跪着也要求他开恩给自己地种。但是从中午一直等到夜色降临，祁春华的影子都没见着。

祁家大院里，祁春华的卧房中烟雾缭绕，祁春华半躺在雕花大床上，靠着一根长烟杆儿，一言不发。媳妇在一旁伺候着，大气儿都不敢出。他在土地庙受了丁啸天的气，好长时间都缓不过神儿来。老爷子祁正祥身体日渐不行，也让他心烦意乱，他苦思着良策，要怎么才能让丁啸天吃点苦头呢？

这时，祁春华心腹的家人歪头阿四来到门前，小声说道：“大少爷，您让我打听的事情我都弄明白了！”

“哦？”祁春华把烟杆一拿，微微甩头让媳妇回避。

歪头阿四弓着腰等祁家大少奶奶退出去，然后靠近祁春华说：“大少爷，那个从东洋回来的丁文才没什么动静，可是我听他的家人说，这位假洋鬼子在东洋不仅学会了说唔哩哇啦